全唐文/卷000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作者：李淵

李淵

欽定全唐文卷二目錄

高祖〈二〉

令裴寂等外殿奏事侍立詔

遣使安撫益州詔

斷屠詔

楚王杜伏威進封吳王賜姓附屬籍詔

收葬道殣詔

赦晉潞等州詔

命秦王征王世充詔

褒高開道來降詔

褒胡大恩來降詔

赦代州總管府内詔

檢校益州夔州獄訟詔

賜秦王獲竇建德手詔

平竇建德大赦詔

令太子建成統軍詔

赦河南諸州詔

平王世充大赦詔

授張鎮周陳知略淮南嶺南行軍總管詔

褒授岐平定等詔

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詔

賜方亮詔

命太子建成討劉黑闥詔

修魏周隋梁齊陳史詔

罷差科徭役詔

申禁差科詔

授裴寂蕭瑀左右僕射詔

幸故宅大赦詔

勸農詔

討輔公祏詔

高祖〈二〉

令裴寂等升殿奏事侍立詔

貴爵尚齒，列代通規，進秩優賢，有國彝訓。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寂、太子少保新昌縣公綱、左武候大將軍陳國公抗、太常卿沛國公元璹、納言漢東郡公叔達、內史令宋國公瑀、兵部尚書蔣國公通、戶部尚書滎陽郡公善果、右武候大將軍羅侯、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等：或曆任前代，職位隆顯；或耆年夙望，德邁老成，翊戴經綸，功績茂重；或險夷契闊，情兼惟舊；並職司近侍，任兼心膂。恩禮所加，義從隆渥，特宜褒異，俾越常倫。寂已下奏事及侍立令升殿。

遣使安撫益州詔

朕承天明命，撫育萬方，康俗濟民，無忘寢寐。西蜀僻遠，控接巴夷，厥土沃饒，山川遐曠。往者隋末喪亂，盜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雜撓。遊手墮業，其類實繁，敝攘矯虔，因此而作。王業伊始，務從草創，牧宰庶寮，隨事遷易，州縣分析，權宜廢置。然而王道未洽，民瘼猶存，靜言思之，夙夜軫念，澄源正本。義在更張。可令秦州總管鄭國公軌、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為益州道安撫大使。宣揚朝典，進擢廉平；貶黜苛暴，申理冤滯。孝弟貞節，表其門閭；鰥寡孤獨，量加贍恤。事有便宜，並委處分。

斷屠詔

有隋失馭，喪亂宏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瓷行刳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群，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繇，敝攘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珍庶類之生，苟循目前，不為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關內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贍。詳思厥衷，更為條式。

楚王杜伏威進封吳王賜姓附屬籍詔

五等列爵，茂績超於恒典；四嶽分官，連帥總其常賦。山河之賞，義在酬庸；方伯之任，實資賢哲。使持節和州總管和州刺史東南道行台尚書令上柱國楚王伏威，往因喪亂，糾合徒旅，綏靜淮濱，緝寧江介。閭閻安堵，吏民率職，遠稟朝化，具申忠款。仍請立功，掃除多難，誠節既表，誌識可嘉。委以招懷，特宜受命，寵禮之序，式加常秩。可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台尚書令淮南安撫大使上柱國，進封吳王，食邑五千戶。賜姓李氏，附屬籍。

收葬道殣詔

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戍役煩重，師旅薦興。元元無辜，墮於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隴靡讬，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吊恤。雖復令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於前，此焉非遠。

赦晉潞等州詔

朕發跡太原，陳師汾澮，氐定皇室，廓清函夏。惟彼晉魏，事等豐宛。近者妖寇憑陵，侵斥郊境，害虐良善，擁逼吏民。大軍東討，義存拯難，芟夷醜類，實在吊民。凡厥渠魁，已就殲殄，脅從之輩，情有可原，宜許自新，義深蕩滌。其晉州、潞州、隰州、并州等四總管內，自武德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被劉武周、宋金剛等所詿誤者，罪無輕重，皆赦除之。各令復業，一無所問。州縣城堡，有固守忠節抗禦凶徒者，具錄聞奏，別加褒賞。

命秦王征王世充詔

取亂侮亡，聖王於是致治；民和眾泰，湯武所以成功。兵革之興，義資靖難，出軍命將，蓋非獲已。自隋氏數窮，天下鼎沸，豺狼交爭，黔庶凋殘。朕受命君臨，志存寧濟，率土之內，咸思覆育，聲教所覃，莫不清晏。惟彼伊雒，尚隔朝風，世充作梗，肆行凶暴。害虐良善，擁迫吏民，反道亂常，日月滋甚。禍盈釁積，夭亡有徵，心腹猜攜，黨援孤

絕。農畝荒廢，糧廩內空，城隍社稷，勢皆殄潰，弔民問罪，今實其時。可令陝東道行台上柱國秦王世民總統諸軍，東踰崤澠，分命驍勇，百道俱進，救彼塗炭，誅其凶渠。凡此授律，義在拯民，府庫貨財，一無所利。克敵制勝，效策獻功，官賞之差，並超常典。其有背賊歸款，因事立勳，即加寵授，務隆優厚。

褒高開道來降詔

褒德敘功，有國彝訓；任賢賞善，列代通規。偽燕王高開道，家本海隅，誌懷慷慨。有隋之末，州域彫殘，招集徒旅，自保邊塞，繕修斥堠，捍禦寇戎，民吏肅清，倉庫完實。既而審達機變，遠慕朝風，闔境獻誠，歸款內屬，請申經略，輯寧燕代。厥功以茂，宜從褒寵，禮命之差，用超常級。可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蔚州總管，加授上柱國。賜姓李氏，上屬籍宗正。封北平郡玉，食邑五千戶。

褒胡大恩來降詔

疇庸旌善，哲王彝訓；任賢使能，有國通典。胡大恩往因隋季，夷狄交侵，繕甲聚徒，輯寧邊境。既而阻隔戎寇，自保方隅，遠慕朝風，因機立效。摧破凶黨，亭徼無虞，抗疏闕庭，以申誠節。忠義克舉，宜隆寵命，因其所統，即加榮秩。可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總管，加授上柱國。封定襄郡王，食邑五千戶。賜姓李氏，上屬籍宗正。

赦代州總管府內詔

祝網泣辜，彰乎舊典；赦過宥罪，著自前經。往者劉武周竊據邊陲，擁逼良善，石嶺以北，皆罹其弊。雖復武周奔竄，寄命蕃夷，而殘黨餘氛，尚懷旅拒。致使朔漠猶警，關塞未寧，屢動干戈，久違聲教。代州總管定襄王大恩，勤績允著，安輯邊境，討擊未賓，率其從化。朕君臨天下，義存撫育，念彼彫弊，若納諸隍。但朔方黎元，逆命日久，今雖歸附，仍懷反側。其代州總管府內石嶺以北，自從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無輕重，悉從原宥，可並令安居復業，勿使驚擾。

檢校益州夔州獄訟詔

緩刑議獄，哲後彝訓；解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台及夔州總管府，眾務臻集，統攝遐長，囚徒禁係。其數不少。或控

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誌，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枉滯，情深湣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夫無逸檢校；夔州管內，委趙郡公孝恭檢校。所有囚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修墾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賜秦王獲竇建德手詔

聞獲建德，竟如汝所料，畫策者雖吾，平定者汝也。吾聞黃河千年一清，乃當今日，汝功一也；隋氏分離，崤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汝功二也；兵既克捷，更無死傷，無醜為臣，不憂其父，汝功三也；吾今開懷抱，養蒼生，盡其天年，心無外慮，汝功四也。

平竇建德大赦詔

自隋氏失馭，政散民流，盜賊交侵，區宇離析。惵惵黔首，俱被焚溺之災；元元無辜，並困豺狼之吻。朕受天明命，君臨八極，克除暴亂，大拯黎民。聲教所覃，無思不服，惟彼趙魏，尚隔朝風。建德往因喪亂，連群結黨，竊州據邑。擅置官寮，叛渙一隅，恣行凶虐。朕湣彼河朔，久遭塗炭，納隍軫慮，無忘興寢。但以彫弊之後，惡煩士眾，且事含宏，未先討擊。然而遊魂放命，數稔貫盈，驅率犬羊，圖為侵斥。與王世充欲相救援，輒來舉斧，以抗大軍。兵威所臨，醜徒皆潰，生擒建德，囚致軍門。凡厥支黨，皆就虜獲，曆年逋寇，一舉廓清，蕩滌遺民，與之更始。可赦山東諸州舊為建德詿誤者。自武德四年五月八日以前，皆赦其罪。仍令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考功郎中李覲玉、膳部郎中高正表為副，存問民俗，宣布朝章。其有率眾全城因機立效者，量其功績，就加職任，奇才異行，隨事旌擢。其亡命山澤，仍為結聚，詔書到後三十日不來歸首者，復罪如初。

令太子建成統軍詔

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堠。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掠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者，委建成處分。

赦河南諸州詔

朕初膺靈命，撫育萬方，一物失宜，憂責在己。是以昧旦丕顯，昃食忘勞，思流惠澤，被於率土。日者世充作梗，僭擅一方，侵虐士民，阻絕聲教。鞏洛之地，比邑連城，受制凶威，莫能自勉，翹足引領，乞師請降。朕湣彼黎庶，獨為匪民，命將出軍，用申撫吊。兵威所震，醜徒慴伏，元惡頓顙，麵縛軍門。殄滅氛祲，混同文軌，拯彼烝民，出乎塗炭，宜從蕩滌，與之更始。可赦河南諸州舊為世充所詿誤者。自武德四年六月四日已前，皆赦其罪。若有率其部眾保城邑，因事立功以歸朝化者，量其效績，就加職任。奇才異行，隨事旌擢，鰥寡孤獨，以時恤理。亡命山澤，詔書到後三十日不來歸首者，復罪如初。

平王世充大赦詔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光宅區宇，撫字黎庶。日月照臨，文明於是統極；雷雨作解，順時所以布化。往者隋氏代衰，政刑廢缺，九服雲擾，五嶽塵坌。率土之民，墜於塗炭，瞻天踖地，控告無所。朕湣彼橫流，誌存拯溺，投袂鞠旅，肇建義旗，伐暴除殘，克寧宇縣。靈祇葉讚，遐邇樂推，景運所集，祗膺寶位。戡翦多難，綏輯遺氓，溥彼萬方，情均覆育。然而世充放命，擾亂周韓；建德遊魂，虔劉趙魏。害虐良善，阻絕朝風，言念匪民，久罹凶毒。滿堂之樂，猶有向隅，納隍之歎，無忘旦夕。是以出軍命將，伐罪吊民。宗廟威靈，卿士效節，旌旗所拂，醜徒冰泮，二凶授首，萬方廓清。車軌大同，氛祲澄蕩，邊候解柝，烽燧無虞，振旅休徒，凱歌裹忭。今既九圍盡謐，八表乂寧，思與吏民，勵精更始。

又惟寡德，政道多違，陰陽不調，致茲亢旱。深思惕懼，震悼於懷，解網崇恩，宜流愷澤。可大赦天下。自武德四年七月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露未發露，悉從原免。自武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亡官失爵者，量聽敘用。天下民庶，給復一年。其陝、鼎、函、虢、虞、芮六州，供轉輸之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給復二年。身死王事，量加褒贈。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法。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詳列，旌表門閭。奇才異行，隨狀薦舉，高年惸獨，量加贍恤。

授張鎮周陳知略淮南嶺南行軍總管詔

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嶺之表，經塗遼夐。自有隋失馭，盜賊交侵，聲教莫通，方隅隔絕。朕受圖膺運，君臨區宇，率土之濱，情均撫字。方今函夏寧乂，文軌大同，尉侯

無虞，要荒率職。然而江蠡之洄，咸阻寇戎；閩禺之鄉，未聞正朔。左武侯將軍黃國公張鎮周、大將軍合浦縣公陳知略，二方首族，早從歷任，思展誠效，輯寧州裏。鎮周可淮南道行軍總管、知略可嶺南道行軍總管，以安撫之。

褒授岐平定等詔

今東應義旗，西開幕府，設官分職，本在忠誠。道士岐平定，鏟跡求真，銷名離俗，恬淡榮利，無悶幽閑。而能徹損衣資，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贍軍糧。忠節丕嘉，理須標授。平定宜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並節級授銀青光祿大夫，以酬其義。

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詔

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自古哲王，宏風闡教，設官分職，惟才是與。然而岩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實資選眾之舉，固藉左右之容，義自搜揚，理宜精擢。是以貢士有適，爰致加錫之隆，無益於時，必貽貶黜之咎。末葉澆偽，名實相乖，取非其人，濫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職於是隳廢。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招選之道，宜革前弊；懲勸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己登朝，無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誌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己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別，務在獎納，稱朕意焉。

賜方亮詔

使持節廬申二州諸軍事本州刺史方亮，往因喪亂，保據邑土，識達事幾，蚤歸朝化。勳庸克著，誠效達彰，念此勤勞，嘉歎何極。今四方平泰，九有廓清，宜慰部人，修營產業。秋漸冷，卿比平安好在否？

命太子建成討劉黑闥詔

（闕）罪止凶渠，詿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棄惡思順，自拔而來，隨即安罪。給其優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久同叛逆，必能臨機效節，因事立功，並即敘勳班賞，量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然後肅正軍法，齊以大刑。其陝西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略籌筭，賞罰科條，

要在合機，皆以便宜從事。

修魏周隋梁齊陳史詔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書；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罷差科徭役詔

《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隋失馭，政刑板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己。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監，爰命朕躬，廓定凶災，乂寧區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減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河南北，離亂永久，師旅薦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此等諸處，往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州縣官人，未稱所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荊州大總管向西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別敕，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簡約，稱朕意焉。

申禁差科詔

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永言於此，悼於厥心。今寇賊已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堵，各務稱職。家給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產業。猶

恐所在州縣，未稱朕懷，道路迎送，廨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召。諸如此例，悉宜禁斷，非有別勅，不得差科。不如詔者，重加推罰。布告天下，咸知此意。

授裴寂蕭瑀左右僕射詔

端揆之職，綜理百司，任望斯重，勳賢攸寄。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寂，風格清粹，局量宏雅，早預經綸，元功特著，燮諧治本，茂績以宣。中書令宋國公瑀，誌懷忠確，業履衝素，曆居顯要，厲精理術。獻納惟允，周慎有聞，宣穆彝章，允厘庶政。寂可尚書左僕射，瑀可尚書右僕射。

幸故宅大赦詔

朕恭膺大寶，克隆景祚，永言孝思，聿追罔極。肇惟自昔，葺宇舊居，王跡所基，積慶攸在。桑梓之敬，每懷踐曆，日不暇給，以迄於茲。今既氛祲廓清，區夏寧謐，民休俗泰，天成地平。爰擇良辰，言還邑裏，禮同過沛，事等歸譙。故老鹹臻，族姻相會，肅恭薦享，感慶兼集。思俾歡心，逮於眾庶，潛茲幽滯，有懷寬澤。都輦之地，宗祏所居，祚固萬邦，義越常等。時惟孟夏，方申長育，宜順天心，宣茲惠澤。可曲赦京城內係囚見徒，及被推問應集之人，死罪已下，並從放免。其內有於政切害情理難原者，宜降死從流。

勸農詔

有隋喪亂，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於兵甲。田畝荒廢，饑饉薦臻，元元無辜，墮於溝壑。朕膺圖馭極，廓清四海，安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力役。然而邊鄙餘寇，向或未除，頃年以來，戎車屢出。所以農功不致，倉廩未登，永念於茲，無忘寤寐。今既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通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箱之積，指日可期。時為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其有公私債負，及追徵輸送，所至處且勿施行。尋常營造，役使工匠，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見在囚係，事未決斷，傍引支證，未須追攝。百司常務，並宜且停，內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番，皆盡九月三十日。其軍機急速，及盜賊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討輔公祏詔

禁暴輯兵，昔王於是致治；亂常幹紀，有國所以明刑。東南道行台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輔公祏，本自凡伍，素無藝用。往因擾亂，連結徒旅，與吳王杜伏威同心協力，保據江淮。早率數部，遠歸朝化，錄其功效，授以官爵。任官方隅，榮寵兼至，不能勵身奉上，克保名節，遂乃包藏禍心，圖為不軌。自伏威入朝之後，公祏恣行專擅，違犯朝憲，不顧典章。徵斂穀帛，掠奪子女，肆其殘忍，妄行誅殺。驅役士民，招聚奸盜，毒流眾庶，怨結遐邇。國家務存含養，未申刑罰，每加懲誡，冀其自改。今乃稱兵內侮，假相署置，驅扇蟻徒，敢行抄竊。惟彼凶逆，速宜剿定，命將授律，義在安人。已令天策上將太尉領司徒尚書令陝東道大行台雍州牧領十二衛大將軍上柱國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統率驍勇，風驅電擊，麾旆所臨，當即奔潰。凡此罪惡，止在魁渠，脅從之徒，一無所問。縱有已陷賊黨，非其本心，拔難而來，因立功效，此等之類，皆從官賞。江淮以南，比遭毒螫，吏民困辱，各不聊生。平定之後，普給優賞，即令撫慰，各令安堵。勳賞之科，具如別格，宜明宣布。咸使聞知。